



劍仙水影

海之翼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劍仙

海之翼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水影



© 海之翼 200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剑仙水影/海之翼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6.1

ISBN 7-5313-3046-6

I. 剑… II. 海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46875 号

剑仙水影

责任编辑 水 格

责任校对 陈 杰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部门 布老虎青春文学

主页 qingchun.chinachunfeng.net

Email: qingchun2003@sohu.com

联系电话 024-23284393

传真 024-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-23284393

印刷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 168mm×235mm

字数 270 千字

印张 10 插页 10

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22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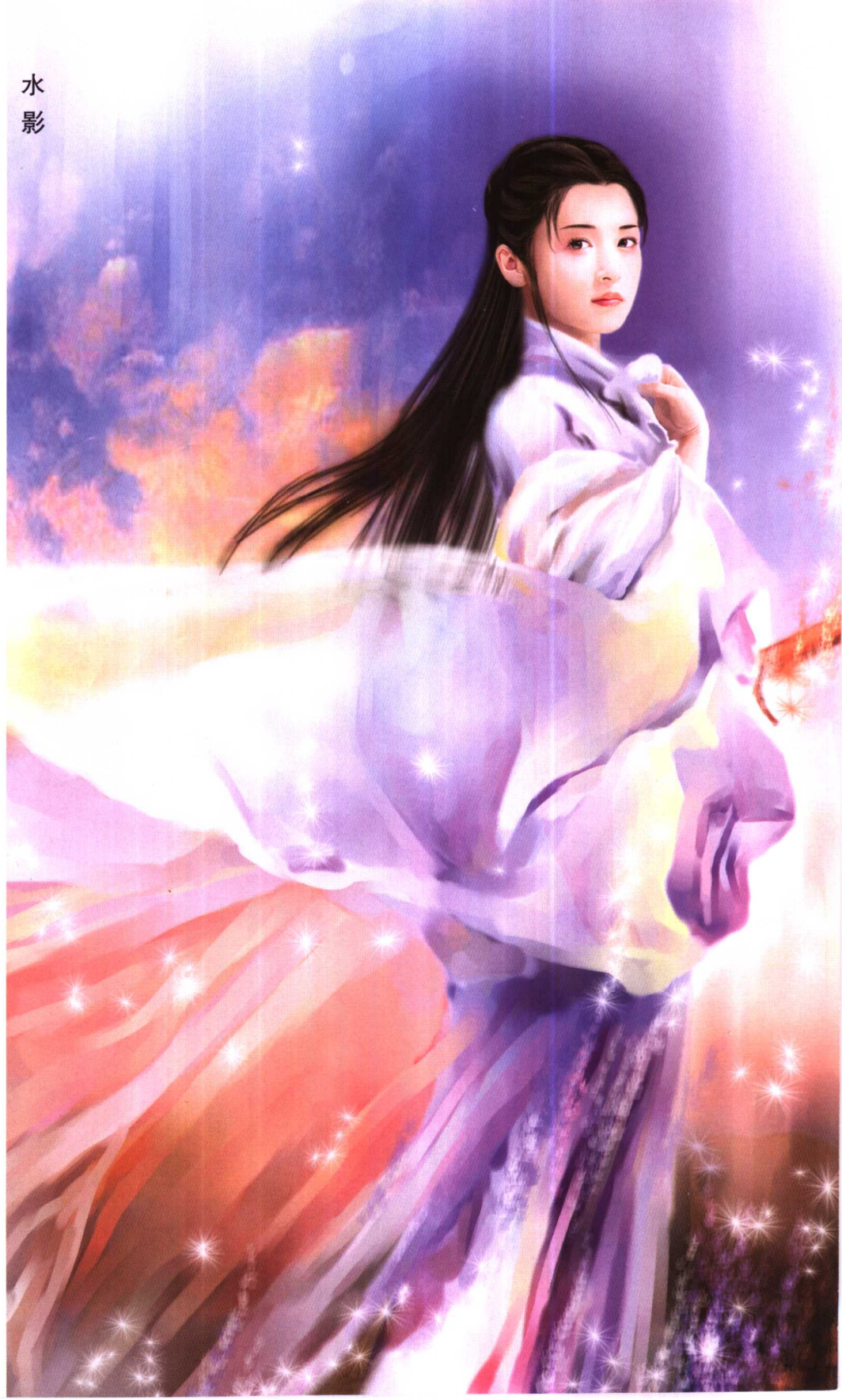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411-84791806

水
影

一定要看到你的影子**遥不可及**，才能想起，曾经和你**在一起**。



流火

流火

仿佛是在回应他的**呼喊**，长剑竟自行**越鞘而出**，
飞腾在半空，然后停住，似是**凝固**在了天幕下。

他清秀俊朗的眉目间隐着**淡淡清愁**，一袭白衫，磊落飘逸。修长的手指交缠着，握着一支碧色的洞箫。看到她突然出现，他有微微的惊诧，然后笑了，似秋日温润了寒水的恬静安然……



所谓神祇的永生，不过是一场幻境，虚空乏味；反不如做个凡人，生命短暂却有滋味，
和心爱的人相守，看一季的春暖花开……

孔雀明王

风伴着她的笑容，舞步和歌声而起，细碎地划过竹林，竹叶发出熟悉的沙沙声，
弥散着清甜水润的淡淡的香。深夜因这风起而美丽，诡异妖娆。

僵尸夫人



A woman with long dark hair, wearing a white traditional Chinese robe, stands in profile looking upwards. The background is a deep blue night sky filled with numerous bright, multi-pointed stars. Dark, silhouetted clouds are visible in the lower right and middle ground. The overall mood is contemplative and ethereal.

坤
灵

我要如何挽住**流年**？想你笑靥的刹那明艳……



那些湮灭在你的眼里的流星，点点滴滴，投映出我的容颜。
可不可以告诉我，要怎样的想念，能够**永**不忘记。



浮生，**流年**，是仙境还是尘世；从**彼岸**来，还彼岸去。

坤灵，如果我用尽**一生**，可不可以再找到你！



目录

楔子 流火 / 001

第一章 锁魂木 / 006

第二章 乱云渡 / 024

第三章 芙蓉碎 / 047

第四章 琉璃脆 / 068

第五章 迷剑谷 / 090

第六章 惊魑魍 / 109

第七章 殇魂湖 / 133

后记 临水之影，一场梦华 / 156

燃

流火

火

流火



“流火，流火……”水影轻轻地唤着，这个名字她已呼唤了三日三夜，不知重复了多少遍，原本清澈明亮的声音已经嘶哑而低沉，可是那把放在青玉案上的赤红色的剑还是毫无反应。

“水影，算了，没用的，就算你再唤它三日三夜，它也不会应你的，蚩尤部和天界本就势如水火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偏偏异想天开，要拿他的魂灵来炼剑……”

“你啰唆什么！”水影秀眉一扬，瞪了说话的坤灵一眼，满腹的郁闷不快终于有了发泄的对象，“剑都已炼成了，我不信唤不醒它。不是说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么？你再啰唆就出去吧，别在我耳边聒噪。”

坤灵被她骂得一怔，随即长身而起，淡淡道：“那我外面等你！”

“哎，你真的要走啊！”水影有些慌，“算我说错了还不行么？生气了？这么小气。”

坤灵看着面前的女子，脸上些微的气恼之色被笑意取代，眼里有深深的涟漪，一层层漾开，“我哪里生气了，你继续吧。”

东方的天际已微微泛白，眼看天就要亮了，三日三夜的限期就要到了，可是流火剑依然无视水影的呼唤，安之若素地敛光藏精，沉寂如死。

“流火，流火，求求你有些反应好不好，难道你真的这么恨我？我并不想去攻打蚩尤部，我



是身不由己。我那么辛苦才保下你的灵魂，我只是想让你成为我的剑，求求你流火，求求你回应我吧……”水影绝望地看着案上的剑，声泪俱下。

坤灵目睹这番情形，又是心痛，又是叹息。他从未见过像水影这样狼狈的剑仙，竟然对自己的佩剑低声下气，苦苦哀求。他抬头望向窗外，清俊的眉目间浮起淡淡的倦怠，他已在这冰冷的问剑阁枯坐了三日三夜，陪伴着水影声声无望的呼唤。天边有隐约的金光闪烁，巡日的金龙已经苏醒，天就要亮了，看来水影注定和流火剑无缘。

坤灵默默地叹息，正思量着该如何安抚水影的绝望和沮丧。“嘭嘭”，问剑阁的门被敲响，侍卫官的声音沉闷地传了进来：“时辰已到，问剑结束，两位该出来了！”

坤灵起身，上去挽住了水影的肩，“水影，该走了，它注定不是你的！”

“不！”水影用力推开坤灵，扑倒在呈剑的青玉案前，嘶喊着：“流火，流火，我唤了这么久，难道你没有听到么？你就这么狠心么！”坤灵无奈地摇头，扶起满面泪痕的水影，“水影，你这样有违仙道，得失随缘，强求不得。”

“我偏要强求！我偏要！”水影挣脱他的手，竟发狂似的去掀那青玉案。坤灵大惊，急转身一把按住了她，水影流着泪，拼命地挣扎。两人正纠缠间，沉睡着的流火剑突然铮铮鸣响，同时红光大盛，妖异的血色光芒照亮了朦胧的问剑阁，如同残阳夕照。

二人俱是一愣，安静下来，怔怔地望着那柄异样的剑，好一会儿，水影才反应过来，抓住坤灵的手臂，狂喜大叫：“它应了，你看到了么，它终于应了！”

她欢呼着转身，上前取剑，火红的剑似乎有所感应，突然剧烈颤动，鸣声急促尖锐，红光更炽，仿佛就要燃烧起来。

坤灵突觉不妙，大叫道：“水影，小心了！”抢前一步想拉住她，却已来不及，流火剑突然从案上飞起，电光石火般刺向伸手向它的女子。猝然的剧变，咫尺的距离，水影已惊得怔住，眼见剑离胸口不到寸余，竟毫无应对。坤灵已来不及拔剑相对，情急之下，屈指向剑身弹去。

他的指尖还未触及冰冷的剑刃，那柄怪异的红剑陡然灵蛇般扭转，掉头向他刺去。坤灵处变不惊，急退几步，反手握住了腰间佩剑的剑柄。

一片轻烟般迷蒙的紫光刹那间亮起，紫萝剑猛然出鞘，凌厉的剑锋直指流火，两剑铮铮相撞，流火犀利的攻势刹那间凝滞，然后从半空坠下，当啷落地，怪异刺目的红光在瞬间收敛，沉寂如初，问剑阁重又笼罩在黎明的蒙蒙晨光之中。

坤灵盯着地上的剑，掌中紧紧握着紫萝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过了好半晌，流火依然寂然不动，如一把普通的剑。坤灵这才舒了一口气，举起衣袖拭去额上的冷汗，转头去看水影，“你没事吧？”

水影一脸的惊慌和黯然，怔怔地道：“它为什么这么恨我？”

“它不是恨你，而是恨所有天界的人。昆山大战，蚩尤全族被我们剿灭了，连灵魂都万劫不复，只剩下它。它岂能不恨，岂能甘心做你的佩剑？水影，你听我的话，放弃它吧。”坤灵犹有余悸，忧心忡忡。

“不，我要定它了！我相信它一定是属于我的！”水影俯身拾起流火剑，她的手镇定有力，没有颤抖和犹疑。流火没有再做突袭，仿佛认命似的被她握在掌中。

“也许刚才只是戾气的最后释放，毕竟它已经回应了水影的召唤，就证明它是愿意跟随她



的。”坤灵了解水影的倔强，她决定了的事就再无悔改，他无奈地给自己一个解释，还剑入鞘，打开了问剑阁沉重的大门，早晨的阳光倾泻进来，笼罩着他们，将他们的青衫染成了金色。

凡尘中有很多关于剑仙的传说，相传他们原本都是剑法高超的凡人，经过苦修飞升成仙，他们能够以神力御剑，持剑飞行。这就是世间人想象中的剑仙，实情也确是如此，只是他们不知道，真正的剑仙必须拥有一把仙剑。

仙剑是有灵魂的，不是剑魂，而是佩剑者最亲近的人，甘心将自己的魂魄投入鼎天炉，和熔化的神铁凝固在一起，铸成一把非凡的剑，永远守护着自己牵挂的人。只有如此炼成的剑才能称为仙剑，才能与持剑之人心神相通，人剑合一，无往而不利。否则不管怎样的上古神兵也终是没有灵性的凡铁死剑，无法达到剑术的最高境界。

坤灵的紫萝剑中就凝结着母亲的灵魂，那个温柔的女子在生命终结的时候，拒绝了宿命的轮回，将自己铸入剑中，守护着心爱的儿子；而驻守随风阁的檀云，腰间那把片刻都不会离身的丹霞剑，则是哥哥永恒的陪伴。

拥有一把仙剑对剑仙而言，是最大的荣耀和欣慰，即使为仙为神要淡泊清心，无欲无念，但那一份死亡也无法阻隔的眷怜垂爱，谁不贪恋呢？

仙剑一直是水影最虔诚的渴望，但是没有人愿意为她付出灵魂。在从人到仙的所有记忆中，她从来都是孤零零的，师傅说她命犯孤星，一辈子都得寂寞，水影悚然，人的一辈子不过百年，但仙的一辈子会有多长？她不敢想。

师傅飞升后，水影独自守着一座空荡荡的碧烟阁，坤灵常来看她，他的眼里深深倒映着她的影子，但她假装没看到，一个人已然寂寞，两个人，会不会更寂寞？

003

不久前，蚩尤残部再次作乱，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上了天界，竟打到了南天门，天帝急命所有昆山剑仙上界护驾，剿灭乱党。水影也去了，那时她手里只有一把没有灵力的青霜剑。混战中，坤灵一直护在她身边，为她抵挡所有的突如其来的袭击。

蚩尤族虽然勇猛善战，但怎奈寡不敌众，战斗很快接近尾声，天界胜局已定，天帝传命：所有蚩尤残部，杀无赦！于是各路人马分散开来，寻找诛杀剩余的蚩尤族人。水影就是在那时见到流火的，那个倔强的蚩尤少年正被一队天兵围困着，浑身浴血，却仍然奋力挥动着掌中的刀。水影遥遥地看着他，他火红的发飘在天界白色的雾里，像一面猎猎招展的血色旗帜，金色的眸子里满是绝望和不甘。他的样子让水影震撼，静如止水的心里竟有异样的悸动。

他的抵抗终于越来越虚弱，包围他的圈子也越缩越小，他像一只重伤不支的兽，再也无力持刀，兵刃落地的声音沉闷混沌，像死亡的丧钟。天兵们冷笑着举起长戟刺向他，在他倒下的一瞬，一个清冽的女子声音厉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他们回头，见来者是个剑仙，便顺从地收起兵刃，让出一条路来。水影走过来，伸手扶起奄奄一息的少年，轻声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你是来捉俘虏的么……妄想！”他用尽全力推开她的手，挣扎着想站起来，几支血淋淋的长戟又凛凛地逼向他。

“你们别……”水影慌忙阻拦着，回头看着他，“我没有敌意，我只想知道你的名字！”



“没有敌意！”他满是血迹的脸上浮起一丝冷笑，霍然回头，逼视着她：“我叫流火！没有敌意的剑仙小姐，你打算拿我去请功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水影一时语塞，他金色的眸子里燃烧着怒火和仇恨，灼灼地盯着他，让她不知所措，她怔了片刻，竟张口说出一句让自己都吃惊的话：“我会救你的，我一定会救你的！”

空气凝固了，众天兵面面相觑，流火也愣住了，怔怔地看了她许久，似乎是看出了她的真诚，他的眼里闪过一丝暖意，嘴角凝起微微的凄凉笑意，黯然道：“谢谢你，但是你救不了我，没有人能救我！”

他说着挣扎起身，“想逃么？”天兵们厉喝着又围了上来。流火冷笑，眼神扫过他们，凝注在遥远的天边，那是天之南方，是炎族的故乡。“你们放心，我不会逃的。蚩尤族的人，胜了就生，败了就死，没有逃这个字！”他的声音嘶哑苍凉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傲然坚定。

众人被他的气势慑住，不由自主地退开几步。水影看着少年血迹斑斑、倔强挺拔的背影，怔忡无言，心里没有一点胜利者的喜悦，竟是说不出的难过。

流火面向南方跪下，郑重地叩了三个头，然后，他挺直背脊，手中，有一道寒光闪过。

“且慢！”水影惊呼着抢上前去，却已不及阻止。流火的身体颓然倒下，胸口深深地刺进一把匕首。

水影扑过去抱起了他，也许是他的血红得凄艳，刺痛了她的眼，泪水竟在瞬间汨汨流下，落在流火的脸上。他艰难地睁眼看她，喘息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水影。”她拭去他脸上的血迹和泪痕，哽咽道。

“水影……”他喃喃地念着她的名字，“我记住了……”

水影抱着流火渐渐冰冷的尸体，木然不动，心中却升起一个让自己都惊愕惶恐的念头，逐渐清晰坚定，固若磐石，不容她犹疑。

这场战斗以蚩尤全族覆灭而告终，天帝下令，将所有蚩尤族人的灵魂打入血池地狱，永世不得托生。这个命令实在太过于残酷，但天帝盛怒之下，无人胆敢违令。阴司的判官日以继夜地清点亡灵，三日后呈报上界，三万六千蚩尤亡魂俱在，只少了流火一人的魂魄，遍寻四方也不见踪影。

众皆哗然。一个被诛灭的孤魂能逃到哪里去，何方何界之人敢冒如此的大不韪，隐匿他的魂魄？天颜的震怒更是搅得人心惶惶，正在众人皆不得头绪之时，一个天兵上报，流火自尽的时候，一位叫做水影的剑仙就在他身边。

这个消息让坤灵悚然，他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，流火的魂魄必是在铸剑的鼎天炉中，难怪四方八界都寻不到。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水影的任性倔强，和她对仙剑的渴望。她必是要用流火的魂魄来炼剑的，她行事从来都是如此义无反顾，全然不计后果。

水影果然在昆山顶峰的轩辕台上，望着台下巨大的鼎天炉里翻滚着的红赤色铁浆，流火的灵魂已熔入其中，一切已无可挽回。

若不是坤灵拼死求情，水影必然难逃死罪。一番惊涛骇浪之后，坤灵被逐出天界，贬去天一阁修书；而水影，虽免了死罪，却被放逐凡间，须得历过七重宣阗之劫后才能重返昆山仙界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那柄尚在炉中的流火剑，终于属于她了。



一年后，流火剑炼成出炉。金红色的长剑，灼灼其华，惊艳炫目，让水影惊喜万分。但耳边听到的，却尽是冷冷的嘲笑讥讽：“看那妖异的颜色，不愧是叛族的魂灵炼成的。”“哼，竟然用叛族的灵魂炼剑，真是丢尽了剑仙的脸。”“别急嘛，看她如何问剑，那才是好看的笑话哪。”……

这样的流言蜚语水影听得多了，并不在意。不管怎样，坤灵总是在她身边的，无怨无悔，他的微笑依然温柔，掌心的温暖让她安心，水影有着深深的感激和歉意，甚至还有隐约的后悔，如果没有当初的一意孤行，也许可以永远和他这样安静地相守。

可是不论天上人间，后悔药都无处可买。最让水影尴尬的时刻终于到来，诚如旁人所言，问剑将是她最难挨的关口。

所谓问剑，就是在仙剑出炉开刃之后，唤醒沉睡的剑魂。对于别人来说，这是个很简单过程，通常只要一声呼唤就能得到剑的回应，从没有人需要用三日三夜来完成问剑，除了水影。因为她要唤醒的灵魂，不是至亲，而是宿敌。

尽管艰苦而危险，水影总算唤醒了流火，她付出的巨大代价总算没有白费。然后要面对的，是下界的七重宣阗之劫。

宣阗之劫，本是仙家修炼过程中必须经历的劫难，以此来提升修为，不同层次的修为经历不同层次的劫难。七重劫，是劫数中最高的一层，其艰辛危险连道行极深的仙者都很难通过。水影很清楚，她不会再有机会回到昆山，回到寂寞的碧烟阁。

临行的前夜，她和坤灵默然相对，看着琉璃盏中不停跳动的烛火，听着漏壶里沙粒的流转。时间寂然逝去，他们寂然相视。直到天边霞光隐现，水影起身，尽力抑住哽咽，轻声道：“你多保重，我走了。”

她不等他的回答，逃也似的离去。强忍已久的泪终于掉了下来。师傅没有骗她，她真的是命犯孤星，只为一柄剑，却永远地错过了坤灵。她不敢想以后，她将死在凡间的哪个角落里，她不知道，坤灵也不会知道。

她低头快步地走着，几乎撞在了一个人的身上，一双温暖的手扶住了她，耳边是熟悉的声音：“你忘记了，我一向很会抄近路。”

“坤灵，你……”她抬起头来，不怕让他看到她的泪水。

“这个给你！”坤灵将一颗淡紫色的珍珠放在她的掌心，“这是紫泥海底的灵珠，能趋吉避凶，遇难呈祥，它会保护你的！”

“紫烟寒！”水影看着手中光华灿然的美丽珍珠叫道：“我不能要！这是你母亲的遗物，你从不离身的，我怎么能要？我已经欠你太多了……”

“你记得就好！”坤灵笑了，眼里却凝着泪光，“既然你已经欠了我很多，再多欠一颗紫烟寒也无妨。”他抬手拭去她脸上的泪痕，指尖微微战栗，“剑仙从不会欠债不还的，所以你一定要活着回来，把欠我的都还给我！”

“我会的！”水影咬紧牙关不让语音颤抖，她握紧掌心，转身与坤灵擦肩，走出很远，缥缈的风中传来了坤灵坚定清朗的声音：“你要记得，我等你回来，等你还给我紫烟寒，不管等多久！”